



张云 —— 著

鲸背上的少年

WHALE
RIDER



没人记得你的时候，就尽可能去见识这个世界吧
直到遇见世上另一个自己，将孤独变成幸福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鲸背上的少年

WHALE
RIDER

张云 ——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鲸背上的少年 / 张云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4
ISBN 978-7-5596-1532-9

I. ①鲸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7849 号

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

鲸背上的少年

作 者: 张 云

出版监制: 刘 凯 马春华

责任编辑: 唐乃馨 周 杨

装帧设计: 联合书庄 bjlhcb@sina.com

封面设计: Lemon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4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11印张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532-9

定价: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写给我的儿子多吉

在一切足迹中，
大象的足迹最为尊贵，
因为它的大脚，
总选择最困难的那条路。

在一切歌声里，
鲸的歌声最为动听，
因为它吟唱，
折射出星空和大海。

当初，一切都是虚空。神创造了大海、陆地和星光，也创造了万物生灵。他看到人作恶，就掀起洪水淹没世界。有一对男女在洪水中幸存，划着木架皮舟在海上漂流。在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，一头巨鲸游过来，它说：“我把我的身体奉献给你们，我的后代也将如此，但你们要发誓，只能用于你们的生存，否则便会受到诅咒。”两人发了誓，猎捕了巨鲸，活了下来。后来，他们发现了一片广袤的土地，自此繁衍生息。他们，就是我们尤皮特人的祖先。

——尤皮特人的古老传说

人类捕鲸的历史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，当初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。16世纪，人类有了能够远洋航行的船只，便将贪婪的目光聚焦到鲸身上。鲸的最大用处首先在于能够提供照明和作为工业原料的鲸油，其次是用来支撑欧洲女人“束腰紧胸鸟笼装”裙摆的鲸须。之后的几百年，无数船只冲向大海，无数捕鲸枪疯狂地射向这种世界上最大的动物。他们剖开鲸的身体掏出鲸油，割下鲸的尾巴抽出鲸须，然后把鲸尸抛入大海。几百年内，鲸的鲜血染红了海水，它们的凄惨叫声从未断绝，没人能说清有多少头鲸惨遭屠戮。仅以北极地区为例，从1532年到1914年，商业捕鲸在这里持续了近四个世纪，共有约20亿头弓头鲸被捕杀。这种曾经在海洋里繁衍生息无数年、随处可见的庞然大物，如今已很难再见到，甚至濒临绝迹。

——《捕鲸史》



序 章

“先生，警察这个行当，你干了多少年？”

——“这个……二十几年了吧。”

“在此之前，你去过大海吗？”

——“休假的时候会到沙滩晒太阳。吹着海风，喝着啤酒，看看身穿比基尼前凸后翘的漂亮妞儿，啧啧……”

“我说的不是旅游。我是说，你在海上待过吗？”

——“你指的是在船上？”

“是的。在船上作业，比如捕鱼。”

——“我一个连游泳都不会的人，你觉得我会在船上作业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先生，你知道海上的人死了之后，会怎样吗？”

——“应该是被洗刷干净，裹上白布，大家凑在一起百无聊赖地悼念一下，接着咣当一声抛进海里吧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——“然后？还能有什么狗屁然后，当然是喂鱼了！海洋里最不缺的就是饥肠辘辘的鱼！死了就是死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据我所知，不是这样。”

——“不是这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——“那会怎样？”

“他们的灵魂会骑着巨鲸，在壮阔的海洋里巡游、嬉戏。在风暴停息、星斗闪烁的晚上，如果你足够幸运，就能见到他们。”

——“别扯了，你以为我是一个喜欢《彼得·潘》的小屁孩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我没有骗你。我亲眼见过。”



那 东 西

“应该是狼，这家伙遇到了狼群，可怜的东西。”一条腿半跪在地上的“红鼻头”站起来，吸溜了一下鼻子，喃喃地说。

他是个高大的中年白人，满脸的胡须，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棉服，腰上挂着的一只僵硬的山猫，随着他的动作晃悠了几下。

“真是冷极了。”红鼻头哆哆嗦嗦地掏出烟，点上火，抽了一口，看着地面。

这是北地最边缘的一片林地。短暂的秋季很快就要过去，绵延的黑杉林和低矮的灌木丛沿着山丘起伏，再往北，能遥遥看到一望无垠的茫茫冰原。

地面已经结冻，苔藓呈现出半死不活的灰绿色，再过段日子，就会下雪，那时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荒凉之地。

“不光狼，还有别的。”红鼻头的同伴蹲在地上，表情很不好地说。

他的年纪和红鼻头相仿，穿着一身旧旧的绿色军用连帽大衣，兜帽很大，镶着皮毛的帽沿下，露出一只独眼。

和红鼻头相比，独眼要矮得多，黄皮肤，黑头发，面部宽大，颧骨突出，四肢短，躯干大，因为掉了一颗门牙，说话还有些漏风。

“别的？”看着独眼有些惊慌的神情，红鼻头咧嘴一笑，“伙计，这种鬼地方，难道还有电视里那种张着嘴巴到处咬人、脑袋挨一枪才能挂掉的僵尸吗？”

独眼一声不吭地站起来，用手中的枪指了指周围。那是一把老旧的来复枪，枪托伤痕累累。

“相信我，朋友。我的祖先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时，你的祖先还在遥远的欧洲搂着母猪睡觉呢。”独眼吐了一口唾沫，望向不远处的一条浅河，“看到了吗，那家伙顺着河过来，我想是来这里吃草的，毕竟这里的草和苔藓更肥美些，可它运气不好，很快便被三头狼盯上了。”

两人面前的空地上，翻开的苔藓和断裂的树枝散落着，一簇簇驯鹿毛随处可见，还有凌乱不堪的印记——八字形的蹄印属于驯鹿，而伸展开来跳跃着的，是狼。

“独行，硕大，应该是头成年公鹿。发现狼群之后，它退到这里，一个死角，亮出它尖锐的角。战斗不会太久，一头狼受伤了。公鹿逃了出来，来到……来到这里，很快又被围住，面对三头饥饿的狼，它根本没有胜算。”独眼在空地周围游走着，仿佛那场战斗就发生在他的眼前。

红鼻头似乎也发现了异样，他走过来，和独眼并肩站在一起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三头狼会在这里咬死它，接着大快朵颐，但这里连一滴血都没有，驯鹿还是逃掉了。”

独眼认同红鼻头的话，可很快又摇了摇头：“是狼群放弃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不可能。”

“很简单，它们在即将得手的时候，遇到了别的捕食者。”

听完独眼的话，红鼻头盯着地面，终于有所发现：“难道是熊？”

在驯鹿、狼群纠缠的凌乱脚印不远处，有一串大而深的印记。

“我的朋友，如果是熊的话，我会这么紧张吗？”独眼拎着枪，走近那串印记。

印记从旁边的灌木丛中出来，一直延伸到河边。

“的确，熊的爪印不是这样的。看上去更像是水獭，不过这爪印可比熊的大多了，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水獭。”红鼻头的脸色终于凝重起来。

“你再仔细看看爪印之间的距离。”独眼放下枪，摆出一个四肢朝地的姿势，比画了两下。

红鼻头的双眼逐渐睁圆：“这东西……始终是两只爪子走路的！在这鬼地方，除了熊，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东西会直立行走，但熊的步子不可能这么大……”

“有！”独眼打断了红鼻头的话，警觉地看了看四周。

光线逐渐黯淡下去，一切陷入幽暗，连一丝风都没有，周围异常安静，安静得令人有些毛骨悚然。

“这片土地上，有你说的这种东西。”独眼显然不愿意再多逗留，拎起了自己的包，走向浅河。

红鼻头快步追上他：“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没见过？”

他们快步跨过浅河，穿过一片灌木，进入林地，独眼嗤的一声笑了：“你当然没见过。凡是见过它的人，根本不会活着走出林地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混账东西？”红鼻头惧怕了。

“一种我们尤皮特人代代相传的、根本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的怪物，恶魔。”

红鼻头骤然停住了脚步。

“走吧，朋友，我可不想在这里碰到那东西。”独眼低声道。

红鼻头没有搭理独眼，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前方，盯着林地深处。

“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别吓我！”独眼愤怒地小声哼着。

红鼻头木然地摇着头，举起枪，对准前方。枪身剧烈抖动。

独眼大惊，急忙转身，抬枪，动作一气呵成。

黑幽林地里的灌木丛中，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黑影。

“什么东西？是那玩意儿吗？”红鼻头道。

独眼没有回答。

“逃吧。”红鼻头小声道。

“如果真是它，逃不了，除非你长了翅膀。”独眼道。

冷汗连成串，顺着红鼻头的脸流下来。

“怎么办？”红鼻头的牙齿不由自主地打战。

“拼一拼，或许还有希望。”独眼缓缓向前走去。

红鼻头骂了一句，跟上。两杆长长的枪管，一点点向前凑近。

“开火！”独眼突然大声喊了一句。

啪！啪！啪！啪！

清脆的枪声接连响起，在林地中回荡开去。

“打中了吗？打中了吗？”红鼻头叫道。

空气中满是刺鼻的火药味，独眼快速装上子弹，重新举起枪：

“好像射中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玩意儿似乎……一动没动。”红鼻头道。

“难道被打死了？”独眼看看红鼻头，满眼疑惑。

“你看我干吗？我也不知道。”红鼻头耸了耸肩。

二人互看一眼，随后不约而同地向前迈出了脚。走得足够近时，红鼻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“见鬼！让你的传说见鬼去吧！怪物，恶魔，哈哈，这就是？”红鼻头指着那团黑影笑起来，“上帝，你们说的怪物，竟然是头麝牛？”

的确是麝牛，而且是一头健壮敦实的雄麝牛，宽阔的牛背正对着二人，粗壮的尖角从又黑又长的鬃毛中伸出来，巨大的头颅挨在地面上，紫蓝色的瞳孔空洞默然——它已经死了。

“麝牛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很少见。”独眼诧异道。

“当然少见，都快灭绝了。”红鼻头点起烟，“要是野生的，咱们怕是要惹麻烦，猎杀是犯法的。”

“不是我们杀的。”独眼转过脸道。

红鼻头吐出烟圈：“我们刚才放了那么多枪，全都打在这家伙的身上，怎么不是？”

独眼指指牛背上的枪眼：“如果是我们杀的，子弹射进去，鲜血会涌出来，是不是？可你看……”

红鼻头望过去，的确有枪眼，但没有鲜血。那只可能有一种解释：这头麝牛之前就死了，血液在寒冷的天气里早已凝固。

“见鬼了。”红鼻头跳起来，拎起枪和独眼慢慢走到麝牛的另一侧。随后，两人同时吸了一口气。

那是另外一幅景象：从脖颈一直延伸到两条后腿中间的牛腹被彻底划开，五脏六腑散落一地，殷红的鲜血也流了一地，此时已经结冻。

“谁干的这下地狱的事！”红鼻头道。

独眼把枪背在身后：“肚子里……”

红鼻头愣了一下，似乎明白了独眼的意思：既然内脏全部被掏出，那这头麝牛的肚子应该瘪下去。但它不仅没有瘪，反而高高鼓起！

二人相互使眼色，一左一右走过去，抓住被切开的牛肚皮同时用力——

噗……

一堆东西从里面滑出来。待看清楚之后，两人同时发出惊叫。

“上帝呀！”红鼻头连连后退，瘫倒在地。

那是一个人。

不，准确地说，是一具被肢解了的尸体。



水 獭 怪

老人身体微微前屈，往玻璃杯中倒入小半杯的威士忌，没有加冰。那只因为工作而变得粗大、布满老茧的手微微抖动着。温热的威士忌，喝起来很爽快。

老人看了看周围烟雾缭绕中浮现的一张张脸，打了个酒隔。

“大约二十年前吧，梅尔文，那个娘娘腔，用那把比他爷爷年纪都大、经常卡壳的手枪干倒了一头熊，接着往回走了两英里路，碰到了我。”老人淡蓝色的眼睛眯了一下，“当时，这家伙的后半身几乎全被抓烂了，肠子从屁股一直拖到地上。”

周围一片寂静。酒馆里光线昏暗，混杂着烟草、酒水、汗液的气味。一只驯鹿的头被制成标本挂在墙上，有些部位已经破损，脏兮兮的。

“‘我杀死了一头熊，好像又不是熊……’他这么跟我说，然后就死了。”老人笑了一声，“在北地，任何一个人说杀了熊，我